

# 白宫揭秘

——总统发言人的回忆

〔美〕拉里·斯皮克斯 罗伯特·帕克 著



# 白宫揭秘

## ——总统发言人的回忆

---

〔美〕 拉里·斯皮克斯 著  
          罗伯特·帕克

施鲁佳 赵子健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Speaking Out  
The Reagan Presidency From  
Inside the White House  
LARRY SPEAKES  
With Robert Pac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88

白 宫 揭 秘  
——总统发言人的回忆  
根据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1988年版译出

白 宫 揭 秘  
——总统发言人的回忆  
〔美〕拉里·斯皮克斯 著  
    罗伯特·帕克  
施鲁佳 赵子健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插页2张 160,000字  
1991年7月第一版 1991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600册

ISBN 7—5011—1092—1/D·188 定价：3.60元

## 译者的话

本书是美国前总统里根的新闻秘书拉里·斯皮克斯的回忆录。从1981年3月到1987年2月，斯皮克斯担任里根的首席发言人达6年之久，亲身经历了里根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两两会晤、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策划推翻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营救被扣押在贝鲁特的美国人质、轰炸利比亚、用武器换取伊朗释放美国人质以及美苏间谍纠纷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作者以大量第一手材料披露了这些事件中鲜为人知的内幕。此外，作者还以白宫内圈人物的眼光，介绍了里根及其夫人南希的为人，逐个审视了白宫高级幕僚和内阁主要成员的品格特征，叙述了美国政府机构的运转过程和高层内部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的情况。书中的许多材料还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读来饶有兴味。本书既有助于一般读者了解美国政情，对研究美国的学者、专家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协助斯皮克斯撰写本书的罗伯特·帕克是美国老资格的传记作家，曾出版过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杰里·布朗的传记等书，并经常在美国一些主要报刊上发表专栏文章。

限于篇幅，译者在翻译时删去了原书中若干对中国读者参考价值不大的章节，特作说明。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讹误之处，敬祈读者指教。

1990年11月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总统遇刺 ..... | ( 1 )   |
| 第二章  | 投靠里根 ..... | ( 11 )  |
| 第三章  | 里根人马 ..... | ( 18 )  |
| 第四章  | 里根其人 ..... | ( 39 )  |
| 第五章  | 会见戈氏 ..... | ( 58 )  |
| 第六章  | 入侵格岛 ..... | ( 95 )  |
| 第七章  | 人质风波 ..... | ( 109 ) |
| 第八章  | 厝火积薪 ..... | ( 125 ) |
| 第九章  | 菲岛风云 ..... | ( 148 ) |
| 第十章  | 魔高一丈 ..... | ( 166 ) |
| 第十一章 | 谋臣策士 ..... | ( 202 ) |
| 第十二章 | 欲盖弥彰 ..... | ( 220 ) |
| 第十三章 | 政绩斐然 ..... | ( 244 ) |

## 第一章

### 总统遇刺

1981年3月30日，里根入主白宫已是第十个星期。总统这天下午的日程安排是：一点三刻离开白宫去希尔顿饭店，准备向劳联—产联属下的建筑业工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演说；两点钟开始演讲，两点三十五分离开饭店返回白宫，三点十分会见众院筹款委员会中的共和党成员。

“你看是你陪总统去，还是我去？”我问布雷迪。他是总统的新闻秘书，我是他的副手。

“还是我去吧，”他回答。当时我们俩谁也没有想到，这句话决定了他的命运，也决定了我此后六年的前途。

那天中午，布雷迪邀我共进午餐。他对我如此厚待还是首次。虽然我是他的副手，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十分密切。他把主要精力用来了解总统的意图，而把举行日常新闻发布会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们在里根的新闻室里很少碰面。同前几任新闻秘书相比，布雷迪与新闻界的接触甚少，记者

们对此十分不满。六周前，《华盛顿邮报》曾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奇闻一则：布雷迪重新出现在新闻发布会》。布雷迪本人也承认：“我确实没有很多时间来履行新闻秘书的职责。”他体验了当新闻秘书的难处：要同时为两个主人效劳——新闻界和总统。

我们边吃边聊。我本来以为他有什么要事相商，结果却什么也没有谈。吃罢午饭，在回到办公室的路上，他又反复地说：“还是我陪总统去吧。”

在总统和布雷迪离开白宫后，我开始为下午的白宫新闻室人员和特工人员联席会议作准备。会议将要讨论的主题是，一旦发生行刺总统事件，新闻室该如何处理。经验告诉我，在这种时候，人们往往乱成一团，六神无主。在我为福特总统服务期间<sup>①</sup>，他曾两次遇刺。第一次是1975年9月5日，地点是萨克拉门托。当时我没有跟他在一起，而是留在华盛顿，但仍受到了新闻界的咄咄逼人的盘问。17天后，福特在旧金山再次遇刺。当时我正在圣弗朗西斯饭店二层的临时新闻室里，一名助手气急败坏地跑来对我说：“可不得了啦！你简直难以相信会发生这种事！”这次情形与萨克拉门托那次惊人地相似。刺客是一位名叫萨拉·简·穆尔的妇女，她在福特走出饭店时向他开了一枪，所幸没有击中。福特脱险后即被送往机场。由于无线电联络中断，我们无法从特工人员或旧金山警方获得任何消息，直到福特登上“空军

---

① 斯皮克斯曾任福特的助理新闻秘书。——译注

一号”专机后，我们才弄清了行刺的确切经过，此时新闻界已急不可耐。

如果有人行刺里根总统，我希望我的人员能很快获取全部情报，并迅速传达给新闻界。这就是我打算举行一次新闻室人员和特工人员联席会议的原衷。当然，这次会议未能开成，而且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过。

下午二时半，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我的秘书柯尼·杰拉德拿起话筒递给我。打电话的是新闻室工作人员戴维·普罗斯帕里。他气喘吁吁地说：“有人开枪，布雷迪倒在血泊中，总统生死不明。”我对他说：“谢谢你，戴维，有消息请尽快告诉我们。”

此时，我无法弄清总统是否受伤。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去白宫南门等候总统车队归来，以便了解确切情况。但走到半路，我改变了主意，决定去见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先把普罗斯帕里所说的情况告诉他。此时贝克已接到特工人员打来的电话，而且了解的情况比我多。一会儿，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迪弗又打来电话，他告诉贝克：“总统看来安然无恙。”我喜出望外，迅速把这消息告诉了等候在白宫新闻发布室的记者们。二时三十五分，总统安然无恙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发向全世界——这是里根遇刺后白宫发布的第一条官方消息，而它却是不准确的。

几分钟后，我们得到可怕的消息，说里根已被直接送往距白宫六个街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在贝克的办公室里，显示政府高级官员行踪的电脑屏幕上出现如下字样：

“在往医院途中”。事后得知，一位特工人员发现总统嘴里流血，就命令司机直接开往医院，没有返回白宫。

贝克、总统顾问埃德温·米斯、里根的老部下林·诺夫齐格和我即决定去医院。我们跳上米斯的车，开动车上的警报器，风驰电掣般地向华盛顿大学医院的急诊室开去。来到急诊室，我们看到总统安祥地躺在病床上，床的位置在门的左侧。

我立即开始做记录，那些字句现在读来仍有些后怕：“医生说可能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亡。找不到伤口在何部位。一位医生说我们可能失去他。血压急剧下降，情况十分危险。”起初以为总统并无大恙，只不过是在特工人员将他推入汽车时肋骨受了点伤。到医院后，他已浑身无力，一条腿跪在地上，显然是因为流血过多而休克。他还感到呼吸困难（事后知道这是由于左肺被击穿的缘故），并开始大口大口地咳血。弹口极细，医生费了很大的劲都未能找到，一时竟弄不清究竟伤在何处。血压看来已降到危险点，我看到护士量完血压后神情非常紧张，急诊室内顿时乱成一团。过了几分钟，医疗小组终于在总统左臂下的胸部找到了弹口。一位医生说：“总统被子弹打中了。”这话使人们的惊慌情绪达到了顶点。医生弄清了伤情后，立即开始给他输血和静脉注射，伤势渐渐稳定下来。

布雷迪躺在同一房间的另一侧，中间用布帘隔开。他头部伤势很重，看来已无生还的希望。我望着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才40岁，比我还小一岁。要不是他决定自

已陪总统出来，那么这会儿躺在这里的就不是他，而是我。

看罢布雷迪，我又回到里根床边，他神志很清醒，不时开几句玩笑。几分钟后，护士用车把他送往手术室，夫人南希走在他的身旁，拉着他的手，交谈着。贝克、密斯、诺夫齐格和我跟在后面，但院方没有让我们进手术室。手术从三时二十四分开始，进行了两个小时。子弹先是打在总统的座车上，而后子弹跳进入他的左胸，因而取出来不难，伤口也很快缝好。

贝克让我赶紧回白宫去应付记者。我刚走出医院大门，就被记者们团团围住。当时下着瓢泼大雨，我浑身都湿透了。记者们乱哄哄地向我抛来各种问题，我尽可能给予回答，中心意思是：总统左胸受伤，正在做手术，气色不错。

回到白宫，走进办公室一看，满屋子都是人。记者们连珠炮似地向我提问，简直难以招架。我要大家去楼下的新闻发布会，然后把我在医院里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接着便是回答问题。

当时国务卿黑格等内阁成员和总统高级助手们正聚集在白宫紧急情况室里，看新闻发布会的电视实况转播。当记者问我：“美国三军是否已处于戒备状态？”我回答说：“据我所知没有。”这本是新闻秘书搪塞记者的标准答复，但据说黑格听后十分恼火，气冲冲地说：“这小子在胡说些什么！”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对国家安全顾问迪克·艾伦说：“我们有必要把事实澄清一下。”说完就走出紧急情况室，

此时我正好接到一张便条，要我立即到紧急情况室去。我们俩几乎擦肩而过。此后的情况已是众所周知。他来到新闻室向记者团宣布：“现在我是这里的主管。”

黑格的举动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当他回到紧急情况室后，我凑过去问：“你认为我做得不对吗？”他拉着我的手，连声说：“不，不，你做得对。”我意识到，他一定是对自己刚才的举动有点感到不安了。我正想再说几句，黑格已同温伯格吵了起来，两人都认为应该由自己来代行总统的职责，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怒目而视。

事实上，温伯格作为国防部长，当时已经命令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飞行员进入戒备状态。几小时后，情报部门说发现苏联潜艇在大西洋沿岸有可疑行动。后来证实，苏联潜艇并无恶意，但当时谁也不认为这是正常的。

来到紧急情况室的政府官员越来越多，除黑格、温伯格、艾伦外，还有米斯，司法部长威廉·史密斯，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以及一些级别较低的官员。直接参与调查行刺案的部门首长不断收阅下属人员发来的情报，黑格和温伯格则密切注视着外交使团的反应和国外的军事动向。四时半左右，里甘收到特工人员发来的报告，说布雷迪已经断气。他郑重其事地当众宣布了这一消息。布雷迪的密友艾伦提议为死者默哀，大家都悲痛地低下头。然后，里甘又打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参院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

消息传出，三大电视台立即作了报道，美国广播公司甚

至胡里胡涂地说什么此消息已为白宫所证实。五时四十分，也就是在布雷迪的死讯传出过了43分钟后，我接到医院的电话，说他并没有死。我赶紧跑到新闻发布室，澄清了事实。那天还流传一则谣言，说医院里没有与里根的血型相同的血。在当时的情况下，各种谣传不胫而走是毫不足怪的。

在紧急情况室里，争论在继续进行，从下午一直争到晚上。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实施有关总统出事后接班规定的第25条宪法修正案。与此同时，我们不断与正乘“空军二号”专机从得克萨斯赶回华盛顿的副总统布什保持联系。争论结果是，决定暂不正式实施第25条修正案，因为这样一来会使美国人民和盟国误以为里根伤势很重，从而引起更大的惊慌。我们还决定，建议布什到达华盛顿后向新闻界发表一则简短的声明，并会见紧急情况室里在坐的高级官员，然后我就可以把所知道的全部事实公诸于众。

布什于下午六时半到达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回到白宫后，他立即来到紧急情况室，开始主持应付危机会议。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大印挂在布什坐位后面的墙上。黑格坐在布什的左侧，然后依次是贝克、副总统办公厅主任丹·墨菲、里甘、温伯格、史密斯、交通部长刘易斯和艾伦。紧挨着布什右侧的是米斯。布什显得十分沉着，他宣布将于第二天举行内阁成员和国会领导人联席会议，然后说：“情况越正常越好。如果关于总统伤势的报告是令人宽心的，我们就应该使政府机构尽可能正常地运转，大家务必各司其职。”

会上，黑格说他已致电许多外国政府，强调美国政府在继续工作，还说已收到许多外国领导人发来的慰问电。里甘基于其多年华尔街生涯的经验，对总统受伤可能影响股票市场表示担忧。史密斯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报告说，刺客欣克利有变态心理，1980年大选期间就有试图行刺卡特之嫌。听到这里，布什插话说，他好象曾收到过欣克利写给他的一封信。会上最好的消息来自贝克，他说总统状况良好，可望很快复原。

会后，我跟着布什来到他的办公室，商量该对记者团说些什么。当时上峰尚未决定由我还是诺夫齐格来接替布雷迪的工作。诺夫齐格那时是白宫政策协调员，早在15年前里根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他就是主要新闻发言人。1976年大选期间，我是里根的竞争对手福特的新闻发言人，我们俩曾多次交锋。我很想当总统新闻秘书，但鉴于这种背景，心里确实没有把握。当天夜里，诺夫齐格来找我，告诉我说：

“上峰已决定由你接替布雷迪。我不想要这个职务，你很擅长干这项工作，我知道你最近干得不错。”我说：“谢谢你。我知道我们有过分歧，但我的确很感谢你的支持，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就这样，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白宫新闻发言人的生涯。我意识到，此后我就是总统的首席发言人，我所说的一切都将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第二天，我的首要任务是让全国和全世界知道，里根总

统正在康复，虽然还住在医院里，但仍在主持政府工作。那天早上，他签署了牛奶法案，我们立即复制了一份，分发给新闻界。我还告诉记者们，总统状况很好，正在医院里会见贝克和米斯等高级助手。由于体力不支，总统在法案上的签字显得弯弯扭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莱斯利·斯塔尔看了后嚷嚷说：“这不是总统的笔迹”。我听了很生气，反驳她说：“你以为自己是笔迹鉴定专家吗？”

接连几天，我的心情一直很不平静，一是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二是为一种难以名状的内疚感所困扰。有一个多月时间，我一直没有搬到布雷迪的办公室去，总感到这样做不合适。我也未敢去医院看望他，害怕见到他。直到过了几个月他出院后，才应他夫人的邀请去他家里探望了一次。

总统决定，布雷迪仍保留白宫新闻秘书的职衔，我被任命为第一副新闻秘书和首席发言人。我们始终期待布雷迪有朝一日能重返白宫，但他终究没有再来过。

虽然布雷迪成为终身残疾，但总统却奇迹般地康复了。3月31日凌晨，即遇刺十二个小时后，他清醒过来，并同医护人员开了玩笑。又过几个小时后，护士把他移出急诊室，送到专门为他安排的病房，里面有里根夫人的卧室和白宫助理们的工作室。那天晚上，他观看了奥斯卡奖发奖仪式的实况转播，直到很晚才睡觉。十二天后，即4月11日，他回到了白宫。

又过了几天，我们在当年罗斯福总统的外交人员接待室里为里根出院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作准备。总统跟我谈了他

遇刺后最初几分钟的感觉：“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生命危险，看来不可能。最初的想法是，我大概已经受伤，痛得要命，就象被锤子击了一下似的。我支撑着坐了起来，依旧疼痛难忍，接着便开始咯血。当时以为是肋骨被打断，刺穿了肺部。我大口大口地呼吸，但越来越困难，最后几乎停止了呼吸。”使我吃惊的是，他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临近死亡的边缘。后来当纽约的大主教特伦斯·库克去探望他时，他曾说：“上帝饶恕了我，我一定要将余生奉献给他。”

神通广大的白宫记者团后来居然弄到了里根在急诊室的医疗记录，这使我们大为吃惊。当然新闻界和公众有权知道总统的健康状况，但总统也有权保留某些隐私。鉴于这次的经验，四年后当里根住进贝赛斯达海军医院切除结肠癌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花很大力气来保守秘密。新闻界要求了解全部事实，而总统和夫人南希则坚持透露得越少越好，这就使我不可避免地要同记者团发生冲突。

## 第二章

### 投靠里根

时值1980年大选。共和党内群雄并起，乔治·布什，杰克·肯普，亚历山大·黑格全是出类拔萃之辈。我想，这回再也不能错过机会。可投靠谁呢？我为此煞费苦心。

1978年初，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我想成为美国总统的新闻秘书，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干一番事业。”她问我打算怎么做，我回答尚未拿定主意，但我一定要努力争取，去实现自己的抱负。

我最先找的是布什。我很佩服他，而且他当时声望很高。我给他写了封信，说我很喜欢他的为人，愿意为他效劳。他复了信，表示愿意吸收我参加他的竞选班子。但后来我得悉，他的亲信班子在华盛顿开了几次会，却没有邀我参加。我于是对自己说：“到此为止吧。”

下一个找的是肯普。我当面跟他谈过，又请他的两名助手替我说项。他同意用我。一次我陪他在星期日《面对全

国》的电视节目中露面。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总爱“出风头”，锋芒毕露，而且回答问题不加思索。事后我向他建议：“记者向你提问后，最好考虑一下再回答，以给人老练持重的印象，这样做没什么不好。”他似乎很不乐意。无论那时还是现在，他的竞选基础总是局限在共和党的右翼。我感到他当选可能性极小，便决定看看风向再说。

接着我又找了黑格。当时他的人马很少，我想要是我能进去，肯定会受到重用。我征求了共和党活跃分子蒂蒙斯的意见。他对我说：“你不妨试试，但我可以肯定告诉你，黑格不可能当选。”于是我只好又作罢。

几次碰壁之后，看来我只好投靠里根了。1979年末，在里根竞选班子里担任新闻秘书的老朋友吉姆·雷克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为里根干。我欣然表示同意。但时隔不久，里根因为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中失利而调整了竞选班子，雷克被解雇，我的事也就再也没有提起。共和党在底特律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后，里根的呼声日甚一日，局势越来越明朗，而我却依然置身局外，投靠无门。

大选结束了，我仍不死心，千方百计设法与里根挂上钩。我找曾在福特政府中共过事的一位老朋友商量，他建议我直接去找里根过渡班子的新闻官布雷迪，但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未能找到他。你知道，过渡班子的总部就跟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一样，乱得没法说。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一位在里根过渡班子工作的熟人给我来电话，说他那里每天接到许多记者的电话，应接不暇，问我肯不肯帮忙。我当然求之